

单地

百家谭

莫言

启龙乡兄：

昨得兄谈论书法微信数通，反复阅读，受益匪浅。吾无意成为书法家，但对书法的爱好，则至老不渝也。

吾思所谓书法，与游泳有类似之处。想吾故乡几家住河边者，几无不能下水扑腾几下子的。尽管那姿势或狗刨、或猪拱，皆无美观可言，但涉水救命之用具矣。此种泳术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想成为运动员参加比赛，那还得摒弃旧习，从头学起，其难度甚至大于从没下过水的旱鸭子。

我记得早年有部电影名曰《水上春秋》，讲一擅长扎猛子的来自农村的运动员，参加蛙泳比赛，常以潜泳绝技胜出，获金牌若干。后有关部门修改章程，蛙泳比赛中不准潜泳，这运动员只好放弃绝活改学标准姿势，最终又获成功。当然我们知道，类似这种情况再获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书写较游泳更为

普及，而形成了个人风格的书写者也不在少数。从笔迹学的角度来讲，那可以说一人一个风格。但要写出真正的书法并进入书法家的行列，那就要放弃许多个人的东西，按照约定的标准书写，方能得到承认。这很有几分霸道，但也是无奈，因为这被约定的标准，是经过无数次优胜劣汰形成的。

现代的泳技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，每一个动作都是最能发挥潜能、最能提高速度的。吾思在书法演变的漫长过程中，对速度的追求应是最大的动力。至于是否美观，在初始演变阶段当是属于第二位的。现在当然颠倒了过来。当今电脑时代，用毛笔书写是近乎奢侈的行为。速度



已经无关紧要，美观抑或吸引眼球几乎就是唯一的目的。这与游泳不大一样了。游泳不问姿势是否美，只论速度。当然只要动作标准，大家的泳姿也差不了太多。甚至可以说：快就是美。

对书写速度的追求，源于书法的实用性，因此，易于辨识也是演变字体的基本要求。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草书规范产生的根本原因。当然，在草书规范化的过程中有的人发挥了巨大作用，但就像李时珍编撰《本草纲目》是广泛吸收了前人的学术成果，广泛汲取了民间的智慧一样，汉字的演变也是如此。那些民间的书写者为了便利和速度的不规范书写，最终成了我们的规范。

毫无疑问，在当代，书法的实用性已经大大减弱，书法的实用性几乎等同于书法的观赏性时，书写变革的根本动力已不是速度而是美观或夺目，这就导致了书写材料上的标新立异，以及章法上的造险与字法上的求奇。这大概也是所谓的现代书风产生的原因吧。

我对锐意创新者一向敬仰。许多现在看起来离经叛道、不被接受的东西，将来有可能成为后人眼里的经典。现在最好不要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。但创新者也应研究创新的规律，即创新其实是量变的积累，另起炉灶几乎是不大可能的。书法领域的创新更是如此。

吾在小说创作领域，一直锐意求新。但近年愈来愈感到小说技法其实并无严格的新旧之分。无论如何新，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必须遵守。书法大概也是如此吧。我是业余爱好者，不敢妄言，泛泛浅见，供兄方家一哂耳。

康颂庚笔生花  
庚子冬月 村曼 莫言  
(此文今日“两块砖墨讯”公号同时推出)

中午了，精力时间都有限了，还有博士生要带，当时和学生见面又是在“森林公园”，呵呵，应当“见好就收”了。没想到，这两位同学交谈起来，方知道他(她)们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这种概率不大，但我最后这届硕士生这里发生了。嗨，你说巧不巧？

天下事无巧不成书，信然！中国人把带有偶然性的相遇，称为既有情感又似乎有某种先天力量起作用的“缘”或“缘分”，把人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，把彼此的社会性差异和隔阂，瞬间消解了，这种文化真是充满善心善意，也真是神奇！

其实，拥有同一祖先的人类，为了生存，跋山涉水，迁徙到世界各地。近两三个世纪，随着航海业和工商业的发展，互通有无，彼此关联，即使“不打不相识”“不打不成交”，但相识了、成交了，就应当意识到大家是命运休戚相关的同胞。“亲兄弟，明算账”，但算账也不应伤害手足之情。

茫茫的太阳系银河系，只有这个小小的地球生意盎然，充满活力，是人类唯一的家园，这无疑是人类，也是整个生命界最大的因缘！我们既然自诩为“万物之灵长，宇宙之精华”，那就尽心尽力地珍惜、呵护这份缘吧！

韩松

坦白讲，为诗集写评论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因为诗虽然是用文字，但它是很难再用文字去复述的。诗只能读和诵，然后去感受它。诗的文字本质上是在打破和超越文字。

读了郭初诗集《初》，我的感受是，灵气中透着仙气。我甚至有了一种自己也想写诗的冲动。要能每天一首，或者每周一首、每月一首，该多好啊。但这只是一种羡慕和向往。像郭初这样还能用如此精致的文字写诗的人，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宝藏。奇异的，这似乎是一个适合用诗来书写的岁月。过去一年来涌现了很多诗。最近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中澳文学对话上，多位作家都用诗来对话，而摒除了其他的表达，像郭初一样，他们也用诗来写疫情，仿佛此时只有诗能传递那种感觉，别的都很难。而且除了感觉，诗似乎更能记录，乃至更有真实感和完整感。

郭初的诗就是这样。它们让我感动或伤感，有时又振作起来。以我笨拙的笔来说，有很强的直面宇宙的感觉。郭初用短短的字句去描写这无可描述的巨大存在。天下万物包括人类。所有的躯体和精神，都是由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粒子构成的。科学、哲学和宗教已经对宇宙做了描述，但是我们感到仍然有欠缺。这给诗留下了空间。我们可以用文字来承载直觉，书写大千世界宇宙万物。郭初的诗读来就好像看到青青翠竹郁郁黄花。她写二十四节气，写植物，写水果，写风和雨，写动物和人造物。这些都是宇宙。在她的笔下，回形针是时空弯曲而成的迷宫世界，海螺是藏身真相的罗生门，未经天鹅签名的雪总是冷的，浩瀚的星空只是你左手中的一把细沙。她在《荔枝》中写道：

没看见完整的结构之前，世界是何等的荒谬；无聊时跟虚无调情，随意把玩一番残缺遇到好的天气，还有可能轻抚着谎言的头发，向神像撒个娇，以便求得一副无意义的安慰剂……

咬一口荔枝的甜美，再回首时四凸不平的果壳上，世界已岂止是世界，至少，背景的底色已由虚无，拓深至果核内的新生

历史上咏荔枝的诗也有很多，但郭初的是如此地独特。我好像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了整个世界突然裸露着呈现，是“果壳里的宇宙”。荔枝让人想到那个从太空中回望的黯淡蓝点，与郭初在诗中提出的问题相呼应：“一粒尘埃，能不能知道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呢？”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。人类的逻辑思维目前是不能理解的，用电影也表现不出来，超级计算机也还没有答案，只有用诗，能使我们身边的每一样物体都成为可以确切感知的宇宙。人生像荔枝一样平淡饱满而虚无荒谬地存在于宇宙中，是一样值得吟咏的事件。

同样她写二十四节气，这是自然界的变化，造就生命的轮回，我们已见惯不惊，却也被赋予独特的境界。这首《清明》一开始便惊世骇俗：

堕落，其实是一件累人的事情  
空中，残存的傲慢，就好像  
从优雅的数学方程式里，抛掷的  
函数边角料，疲惫地拖曳着  
不计后果的自负和优越，落入  
悬案般的悬棺之中。醒来时  
清明净朗的光线，已将舒伯特的  
鳟鱼，钓上云端  
……

这还是我们熟悉的清明吗？我只能去揣测和慢慢体会。文字在这里直视深渊。在量子力学看来，观察者的心与物的交感，可能是世界生成的原因。我觉得，诗歌更接近量子涨落。它是不可替代的心与物的融溶。因此郭初的诗另一让人感叹之处，便是它直指人心。宇宙是对应于每一个人的。诗人的主观视角是如此敏感而纤细。诗成了人类自由意志的至高体现。它在潜意识和意识交织的空隙间营造出神奇。这便是诗只能意会而无法解释的原因。

由跟银河系星系数量一样多的神经元构成的人心或意识，是宇宙中最难捉摸的，郭初的诗传达了这样的微妙。她的诗是难以被计算机写作替代的。这首《一横，一竖，或者生命的坐标》亦能让读者对人心的漂浮不定深有体会，这是它的节选：

……  
那顿悟的会心一笑，却在瞬间红了眼眶  
一横，一竖，在生命的十字路口相遇  
他平静地告诉自己  
睡吧，一切将会过去，一切，将会重新开始  
又如这首直接揣摩艾略特心灵的《回头的艾略特》其中的一节：  
他生来就嗅得出堕落的味道  
希望能从心灵这个悲伤的器官，搭建起  
诗歌的桥梁，重新回到  
被遗忘的原初，从那里带回些不朽

文字的存在必定是有深意的

——读郭初诗集《初》



的东西

通过宇宙和心灵，诗歌最后是直接入世间，完成了记录的功用。最伟大的诗歌是反映了时代的。从金斯堡到艾略特，从杜甫到郭小川，都是这样。郭初的诗，每一首是一幅素描，但是比画更多。很多人都能学会画画，却始终无法学会写诗。诗记录灵魂，也是用灵魂记录。灵魂看到了我们平时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，或者是眼睛故意关闭起来不去看的东西。比如这首《不一样的雪》，写了2020年不寻常的冬天：

……  
你看，地上的泪花，凝视着空中的雪花

它们彼此确认眼神的样子  
像不像是精心谋划过的反转暗示呢

要不然，打开了封印的病毒  
怎么会发起最后的疯狂——  
“如此雪夜，最适合杀人，没有一丝血腥气”  
也许，这便是为什么，雪花在听到毒魔残暴的声音时，会向上飘飞的原因吧

……  
当一只黑色的巨型蝙蝠划空飞过  
路口的拐角处，一位老爷爷背上手风琴  
拉起了那首悲歌——蝙蝠复仇的故事

……  
这是多么奇异而震撼的意境，暗合着那皆能感知的却用其他方式不能记叙的节律，耐人回味而又让人嚼咀，从中体悟的，不仅仅是诗人的悲伤、怜悯、矛盾和愤怒。诗歌记录的现实是会让人疯狂的。它用不改变世界的方式来改变世界。它在日益缩小的活动空间中，带来无限延展的辽阔。这便是一些看后即忘的视频达不到的效果。我不禁想到最近流行的一句话：“能好好用文字表达的就不要生产垃圾视频。”因此这正是诗歌以其本身，给人的启示。感谢郭初的诗歌为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。

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文字，从载于甲骨开始，到竹简，纸张，又进入计算机系统，便这样生生不息，精致有型而凝练高贵，它在这个宇宙中的存在必定是有深意的。而诗是它最了不起的意义之一。

柯勒律治说，诗歌是最好的字按照最好的次序排列而成的。尼尔·盖曼说，诗的完美在真实世界中很难得到。我们已经无法复制唐宋诗人的境界。所幸的是，郭初的诗让我知会到，那样一种让人感动的精美还在延续。诗意不仅仅是在诗中，而是遍布各处。能做的是不要让它丧失。而它也不会丧失。我猜测可能宇宙最终的表现形式是诗，繁星点点的画面只是它的表皮。



周卫平	到人民中去 到成长中去 风雨兼程书写同心同愿的答卷 新的起点 爬坡过坎 告诉自己该怎样去拥抱时间	几首歌的时间 红色的奋斗的小康的歌 路上有你 路上有我 像不尽的浪花奔腾在历史长河	小我的大我的无我的歌 每一个你 每一个我 都是追梦的音符唱响复兴之歌 每一个你 每一个我 牵手家国 牵手美好未来
	一百年	一百年 几首歌的时间	

（上接16版）  
日前，地处利民开发区的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一“企”激起千层浪——截至23日，已发现79例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与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联，其中绝大部分为企业员工。

48岁的黄某某家住哈尔滨利民开发区玉乡村王太屯，3日至15日，他像往常一样在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上班，其间，8日参加了同村居民葬礼，14日参加了农村人口核酸检测。19日，黄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。

由于黄某某是在应检尽检中被“前哨”发现的，当地立即采取应急措施，对企业封闭管控，对其产品、环境、员工进行全面核酸检测。哈尔滨市有关部门透露，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聚集性疫情，部分病例标本基因测序结果显示，与望奎病例同源。

哈尔滨市卫健委介绍，在对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员工进行全面核酸检测的基础上，19日、20日又连续两次对该企业食品厂产品、环境大量采样，部分外环境和食品外包装检出阳性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是黑龙江民营企业百强之

一，业务集饲料工业、畜禽业、肉食品加工工业等为一体，产品在黑龙江省内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。一位受访政府人士表示，黑龙江正大“超级传播链”持续拉长，这表明，尽管企业和相关部门强化了疫情防控举措，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麻痹心理和管理漏洞。

有媒体报道，正大集团1月26日发布了声明，称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新冠疫情应急预案，立即停产停工，对全员进行隔离并做核酸检测，对库存产品全面封存排查，对环境进行全面消杀处理；对已进入市场的产品按照当地政府要求下架封存，全面排查、不留死角。

根据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的通报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食品厂2021年1月1日以后出厂的产品采取了下架、暂存等措施，并会同卫生健康、疾控部门对下架暂存的产品进行抽样核酸检测。截至1月25日8时，共抽检样本92786份，已出检测结果91696份，尚未在食品和内包装检出阳性，共发现9份产品外包装样本呈阳性，均在黑龙江省内。

落红萧萧，不落征帆。当萧红远去，呼兰城50余万百姓的生活还在

继续。痛定思痛，黑龙江本轮疫情敲响的农村防疫和大型冷链企业防疫警钟，也在提醒全国各地警惕集中度高、关联性强、隐匿性强、传播较快等疫情新特点，呼兰的应对虽不是标准答案，但总提供了一些参考。

“疫情防控措施最终还得落实到每个人身上。”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剑锋表示，春节临近，人员流动会直接对疫情防控提出严峻挑战。如何挺过疫情的寒冬？

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中，曾向小城的人们提出“人生是为了什么？”的疑问，而后者的回答是“人活着为吃饭穿衣”。诚然，人活着，总要穿衣吃饭，但并不只是为了吃饭穿衣，还有生而不朽的奋斗，与病毒的斗争也是奋斗。面对疫情常态化，面对下一个漫长的冬日，面对可能的又一个防疫短板，我们有时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需要与过去旧的习俗，撕扯改变以至彻底的决裂。伟大的心胸，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——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，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。

彩虹和风雨共生，机遇和挑战并存，这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。萧红的人生导师鲁迅先生在《且介亭杂